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只旧箱子 / (英) 罗森著; 张海迪译. —长沙: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0.7

(张海迪温情系列)

ISBN 978-7-5358-5492-6

I. ①一… II. ①罗… ②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4987号

策划编辑: 吴双英
责任编辑: 胡隽宓 吴双英
装帧设计: 罗俊南
插图绘制: 蓝 蓝
质量总监: 郑 瑾

出 版 人: 胡 坚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: 410016
电 话: 0731-82196340 82196334 (销售部) 0731 82196313(总编室)
传 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 0731-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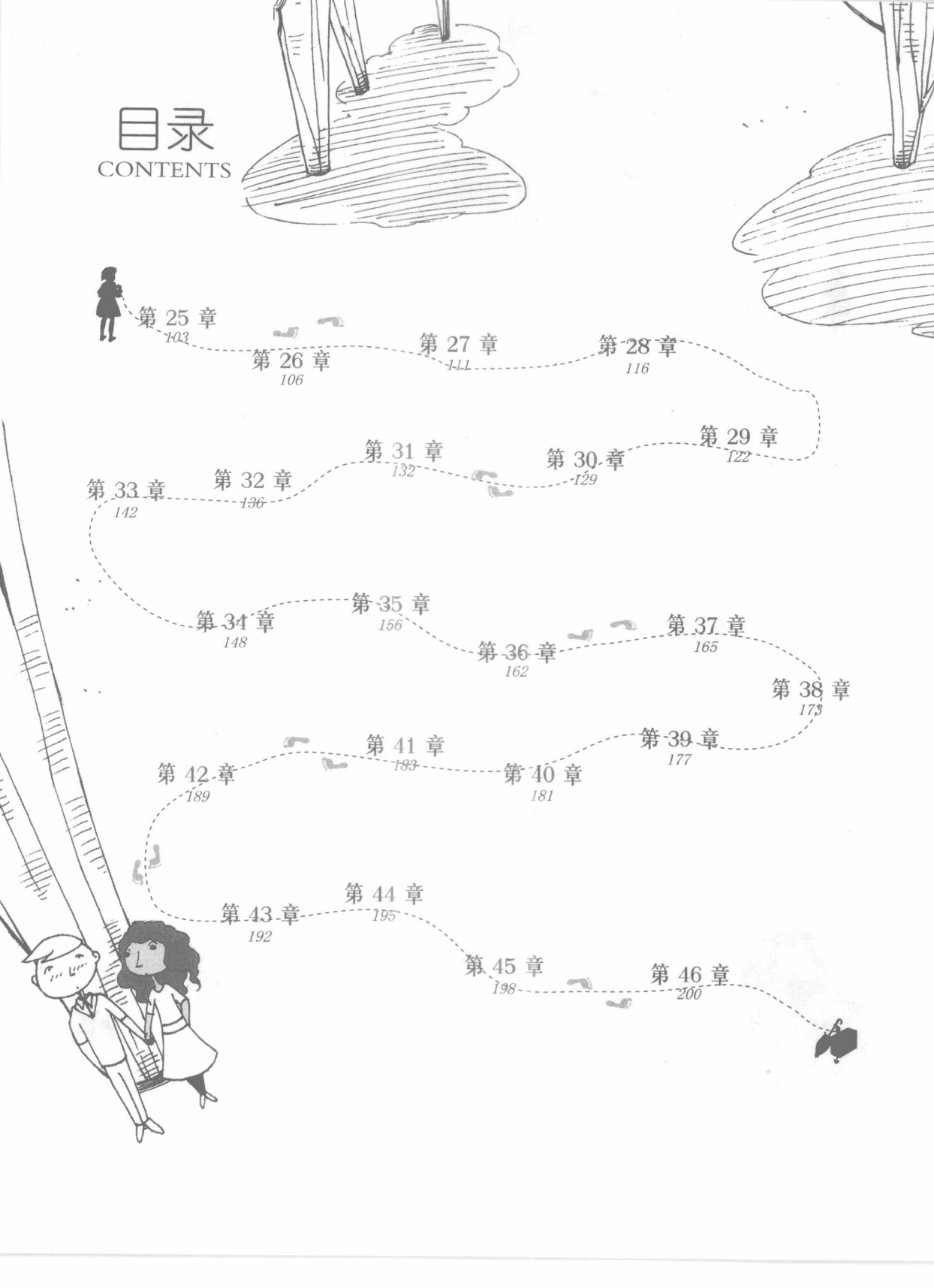
经 销: 新华书店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: 13
印 数: 10 000
版 次: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: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定 价: 19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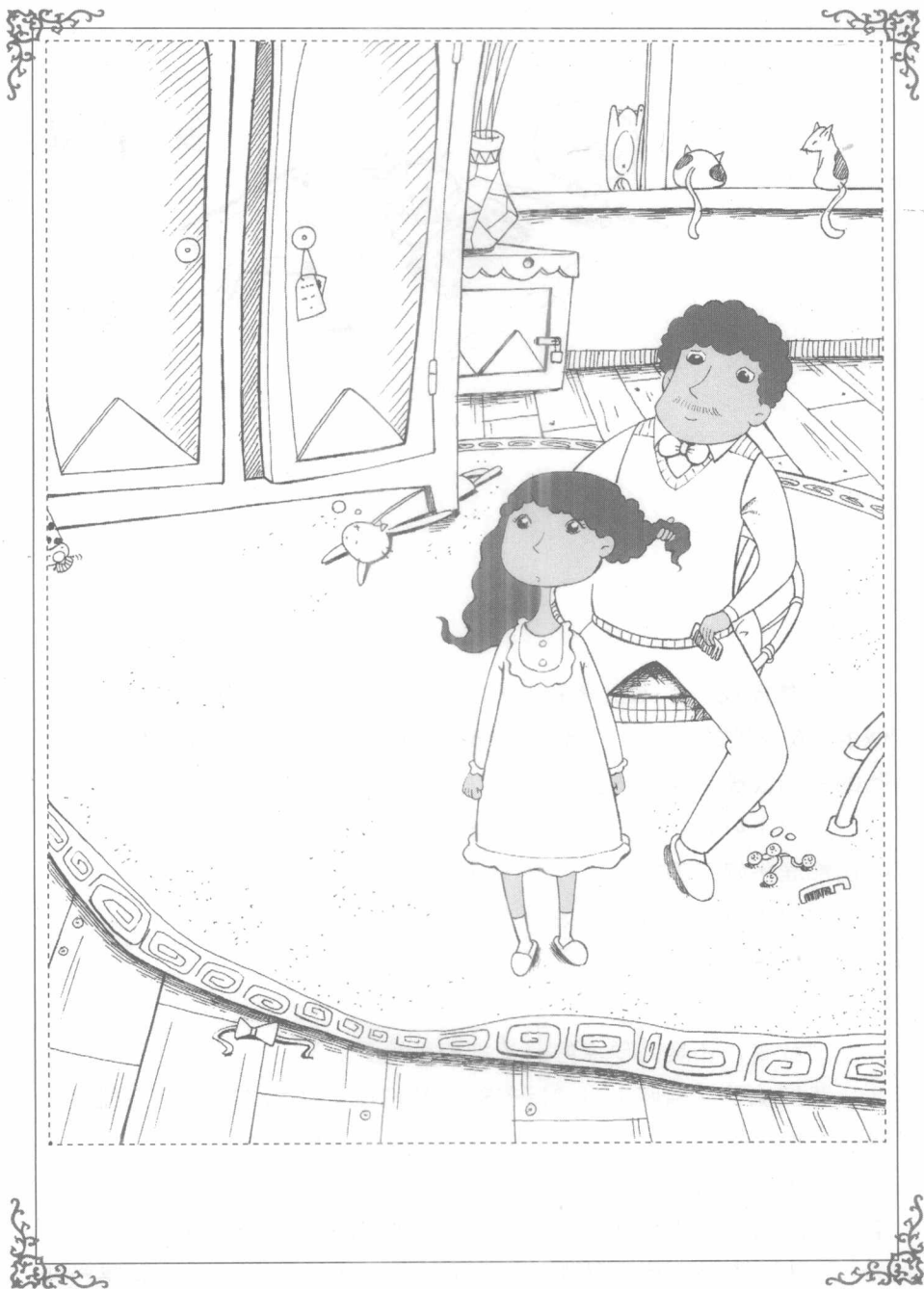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



臂，脚步轻快地走着。玛丽安娜的鞋跟咯噔咯噔地磕着地面的石头。他们两个走着的时候，手指头勾在一起，有一两次，爸爸甚至用手挽着她的胳膊。我看得出来，玛丽安娜对这一点儿也不在乎。要不是他们之间有这样的举动，我说不定就爱上她了。可这会儿，我紧紧地盯着她，在心里告诉自己，这样做就是爱上一个天使。

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，我们走进了一个大得像教堂一样的大厅，大厅被孩子和家长挤得满满的，所有的座位上都已经坐了人。我正要问爸爸，我是不是就坐在地板上，这时，一个潇洒的高个子男人朝我们走过来，他穿着一套挺括的灰西装，满头银发，有一双敏锐的蓝眼睛，戴着一副圆眼镜，这使他看起来有一点儿像猫头鹰。玛丽安娜跟他说了些什么，他和爸爸握了握手，然后向我转过身来。我们互相看了有一分钟，他才说：“我叫鲍奇，是你的班主任。”我学着瑞典女孩的样子向他行了礼，然后说：“我叫安迪，我相信我们会相处得很好。”鲍奇先生用两只脚跳了两下，他的整个身子都摇晃起来，他眨动着那双像猫头鹰一样的眼睛说：“我也相信我们会相处得很好，孩子。”然后他又说，“我们走吧，去看看班里别的孩子。”

我们从一排又一排的座位边上走过，我的新老师告诉我，学校里还有一个外国女孩，她叫贝拉，是土耳其人。她在这儿已经是第二年了，听说她适应得不错。我把老师的话记在了心里，不过我什么也没说，因为我知道，不管这个贝拉的情况怎么样，刚开始在一个新学校里上学，总会有一大堆可怕的事等着我。





一只旧箱子

“你是说，让她尝尝我们的饭菜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们试试吧。”我说。

“你敢说她什么都能吃吗？”

“我敢肯定。”

“那么好吧，看我的。”

“哦，谢谢，爸爸，谢谢你。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。”

“镇静点儿，天使，要不然你会把我的头弄得胀开的，就像南瓜一样。”爸爸开玩笑说。然后，他用双臂把我抱起来，在我们小小的厨房里打转，直到我们两个都头晕目眩才坐下。

“好啦，晚饭你想吃什么？”他气喘吁吁地问。

“就是你用土豆、鸡蛋，还有奶酪做的那种一塌糊涂的东西。”我也气喘吁吁地回答。

爸爸装出生气的样子：“一塌糊涂，你说那是一塌糊涂的东西吗？”他呼呼地喘着粗气说，“哎，那可是我自己做的，那不叫一塌糊涂，那叫‘曙光初露’。我会让你相信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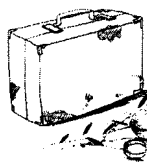
“要是让我说啊，我看叫‘银河催吐剂’更合适。”我这么取笑他。

“我对此深表谢意，早知道你这么想，我就不做了。”

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爸爸取出大煎锅，我从冰箱里拿出鸡蛋打好，又切好土豆，把它们放进鸡蛋里，撒上盐和胡椒粉，再放几片奶酪，然后递给爸爸。爸爸把它们倒进煎锅，开始搅拌，几分钟以后就做好了。这是一种红色、黄色和白色的大杂烩，我叫它‘银河催吐剂’，这可是我最喜爱的菜。

我们连盘子也懒得用，直接就在锅里吃开了，我们把面包掰成几块，然后抹上那种东西，一会儿工夫我们的肚子就被填得满满的，就像一面鼓。我们还希望有几颗橄榄、几小片羊奶干酪，再喝点儿松香味的希腊葡萄酒，把它们冲下去。可这些东西我们一样也没有，它们只在我们的记忆中，不过那也没关系——只要我们坚信，总有一天我们还会拥有的。





一只旧箱子

爸爸站起来，说他很感谢哈丽特的来访，然后就回自己的房间去睡午觉了。

我和哈丽特收拾了厨房，洗了盘子。哈丽特说，下午还有好长时间，我们为什么不跳上有轨电车去市中心，在她妈妈工作的茶馆下车。我到爸爸的房间去，想告诉他我们要出去，可是他已经睡着了，我只好在厨房的桌子上给他留了一张纸条，告诉他我们要去哪儿。我和哈丽特抓起各自的外衣，冲进电梯，经过一段快乐的短途电梯降落之旅后，撒腿冲进了门厅……



第6章



我一头撞进了埃里克松先生和他的胖妻子的怀里。这下可好了，我想。埃里克松先生是我们这栋楼的看管人，我和他不大合得来，尽管他不止一次地告诫过我，我还是固执地独自一人乘电梯——根据电梯的使用规定，只有年满十四岁以上的人才能单独乘坐。所以，既然叫他撞上了，我就索性硬着头皮，听他训斥。可这一次，他居然没对我大声呵斥，反而对我咧开大嘴一笑（以前他一呵斥我，那张坑坑洼洼、粗糙不平的脸就涨成紫色，像个甜菜疙瘩，下巴还哆嗦个不停）。他拍拍我们的头，好像他是我们喜欢的叔叔似的：“小姑娘们星期天出去溜达溜达吗，嗯？”他呵呵地笑着，一边笑，一边还把一只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一袋水果糖递给我们。我们各拿了一块糖，哈丽特行了一个屈膝礼，我好不容易挤出一声“谢谢”，心想，天底下还真会有奇迹呢！

我正绞尽脑汁地想着，是什么事儿让埃里克松先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——在此之前，他对我和爸爸一直如同凶神恶煞一般。我发现



第9章



030



滑冰场里人头攒动。我想离开，可爸爸说既然来了，就不走了。我们在一边看了一会儿，就去一个出租屋租滑冰用具。小屋里的那个男人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们，就像棺材店老板给死人量身做棺材似的，然后他问我们会不会滑冰，穿什么号的鞋。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初学者，并告诉他我们的鞋号。他把身子埋在柜台后面，翻箱倒柜地找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把两双锈迹斑斑的双刃冰鞋扔到我们面前——一双是婴儿用的，而另一双，是老头穿的。

“这些就是给我们的吗？”我忍住恼火问。

“你们不是说你们是新手吗？”

我气疯了，真想给他几拳。我大叫起来：“我可不穿这个！”

“那你就不穿。”爸爸说。

“穿上这个活像个傻瓜。我可不穿！”

“是啊，说得对。穿上吧，快点儿！”

“这不公平！”我又大叫起来，一边用脚仔细地量着。



站出来的，他果然就站出来了，是斯特凡。鲍奇先生摇摇头，似乎是在说：“我早就应该知道是他。”

“嗯，斯特凡，也许你现在能告诉我们，你为什么认为外国人很臭？”

斯特凡的两只脚在地上蹭了几下，然后用他特有的傲慢的姿态慢吞吞地回答说：“因为我爸爸是这么说的。”为了把他的立场说得更清楚，他又加了一句，“所以我也这么说。”

“你就这么做了，是吗？你爸爸和你，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一致的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鲍奇先生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所以我们知道了，斯特凡和他的父亲不喜欢外国人或者吉普赛人，或者犹太人。也许斯特凡能告诉我们，你们喜欢谁呢？”

“我们只喜欢瑞典人。”斯特凡毫不犹豫地说，而且，他想了一下，还慷慨地加上一句，“有时候也喜欢丹麦人和挪威人。”

“你真不错。”鲍奇先生挖苦地说，“我敢肯定他们对你的想法十分赞赏。”

斯特凡粗野地大笑起来。“我知道一些有关挪威人的可笑的事。”他说。

鲍奇先生叹了口气，让他坐下。他一定认为斯特凡已经无可救药了。





一只旧箱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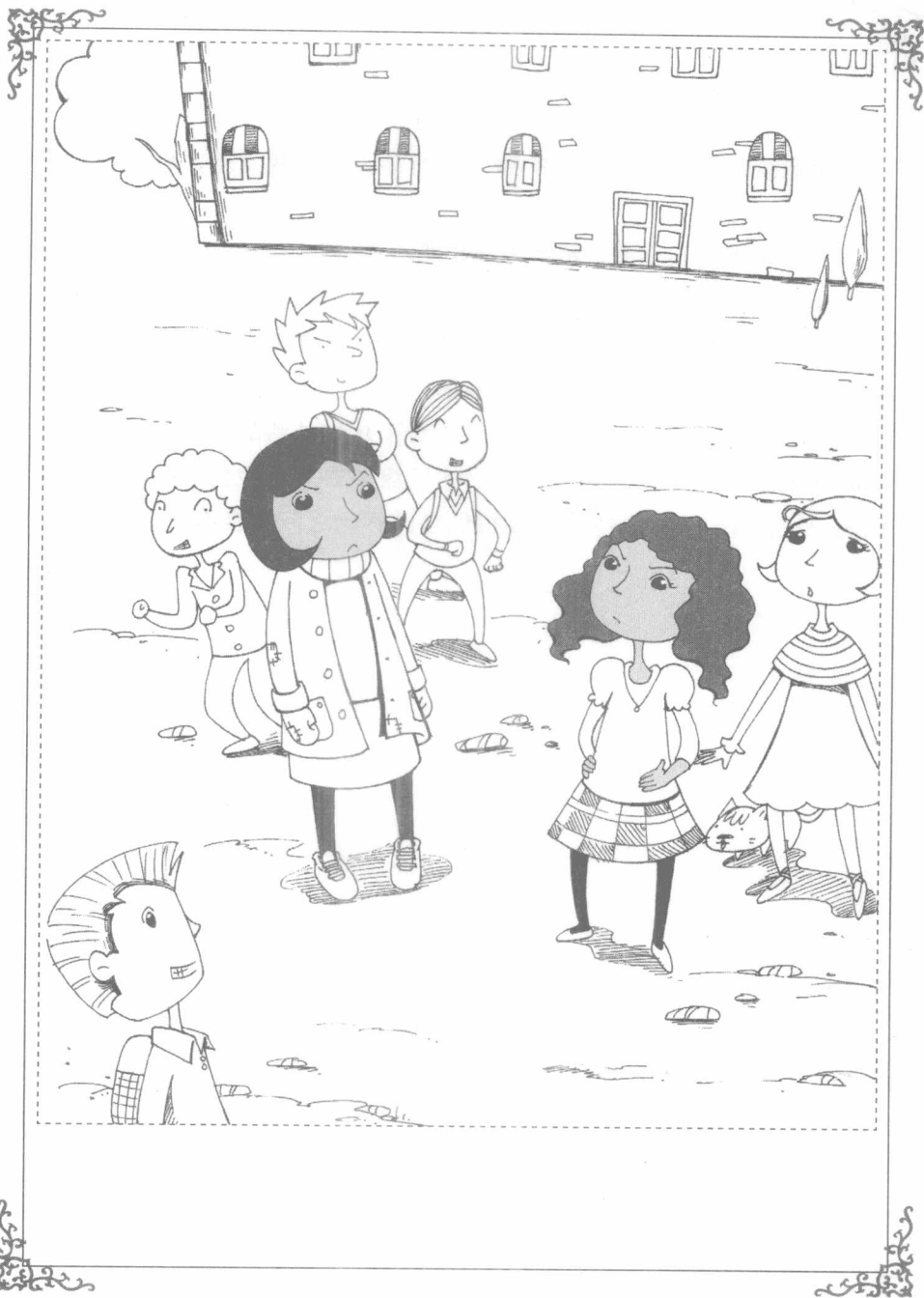
鲍奇先生没再追究就走了，我们又回到被斯特凡打断的独脚踢石子儿的游戏。在等着轮到我踢石子儿的那一会儿，我想起很久以前曾经被我教训过的另一个人，不过为了那次胜利，我们付出了一切。我非常坚定地对自己说，要是再出现一个斯特凡，我就要按照鲍奇先生的方式，先用语言来进行战斗。

这个星期似乎和麻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我刚刚把斯特凡的事儿丢到脑后，九班的那个土耳其姑娘贝拉就冲我来了。我曾听说她非常粗野，而且痛恨希腊人，还听说她要在放学后好好地教训我一顿。可这全是传言，贝拉和我从来没有碰过面，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过话。可是这会儿，她在一群大男孩子的簇拥下，大步地穿过操场来了。她就像下了决死的狠心，双眼瞪得圆圆的，两手捏成决斗的铁拳。她身材高大，比我壮实得多，而且，我猜她比我还大一两岁。她有一头黑色的卷发，剪得刚刚齐耳根，一双黑眼睛，一张丰满的脸，两颊有点下垂，一个小黄瓜那样弯弯的鼻子，两片湿润的嘴唇。她的外衣肯定是她母亲穿过的，已经破旧不堪，松松垮垮地垂落在身上。她那双毛袜子也像我的袜子一样，沾满灰土的颜色。可她的鞋！如果那件外衣是她母亲的，那么这双鞋就一定她父亲的——这是一双男人的鞋。可怜的贝拉，我承认，我为她感到难过，可是我必须把怜悯之心撇在一边，因为，只一眨眼的工夫她就已经出现在我和哈丽特中间，她大声吼叫着“臭希腊人”，气势汹汹地要挑起战斗。我们像两只斗架的公鸡那样怒目而视，也许，我可以向她扑过去，可是我没有忘记在和斯特凡打了一架之后我做出的承诺，我必须先用鲍奇先生的方式。“如果我是个臭希腊人，那么你就是个臭土耳其人。这样在我看来，我们两个没什么差别。”我也向她吼道。

她明显地后退了，而她的支持者在后面推了她一把，又给了她一次鼓励：“我还是要说你是个臭希腊人。”

“那你就说你的吧。”







“说下去，贝拉，给她点厉害瞧瞧。”

她继续瞪着我，可是她的身子没有动。这让我觉得，也许她心里并不想这样做。

“胆小鬼，胆小鬼，希腊人都是胆小鬼。”她有气无力地嘟囔着。

她几乎就要把我的火激起来，如果我相信她真的是要挑起事端，那我早就会飞扑过去了。可我没有动。她越是嘟囔，那声音听起来就越显得不是存心。我断定这是个圈套，我告诫自己不要碰她，除非她先动手。这时候铃声响了，贝拉又嘟囔了几句威胁的话，然后就和她的同伙们回到操场，回到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去了。我告诉哈丽特，我觉得贝拉只不过是头脑发热，我相信自己跟她之间不会有更多的麻烦。





一只旧箱子

“你认为这能有好处吗？”

“我想一定会的。”我向贝拉保证。这时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：“嘿，我去把这件事告诉我的老师，他会支持你的。我相信他会。”

贝拉的脸明亮起来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她好像一下子变得漂亮了。

“你真的认为他会帮我吗？可我并不在他的班上呀。”她大声叫起来。

“一定会的。”我说，我的十个指头交叉了一起。

“你真好。”贝拉说。

“我不好。”我摇摇头。

“不，你真的很好。”贝拉坚持说，“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，而且……而且没有笑话我。”

044



“那好吧。”我说，“可你要知道，她们不过是嫉妒你。要是换了我，要是我有乳房，我就把乳房顶在她们的鼻子上，看着她们羡慕得发疯。”

贝拉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也许有一天我会这么做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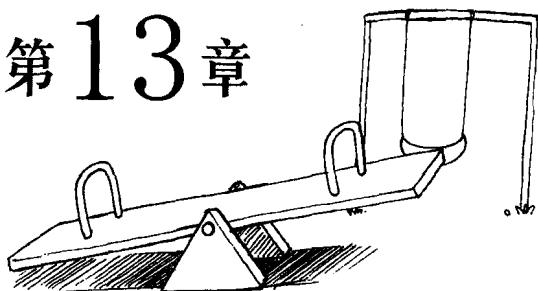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我们相互说了再见。我奔向哈丽特的家里，给她讲了贝拉的事儿（我可没讲浴室里的事儿，因为她说不定什么时候会不小心把它说出去，那样，贝拉就会被送回土耳其，我可不想对此负责），讲完以后，我们又闲聊了别的话题。接着，哈丽特掀起她宽大的睡衣，要我看她的乳房有没有丰满的迹象，我说没有，我没有看见那儿有什么变化。接着，我们两个都光着上身，在她父母的卧室里，对着一面一人高的镜子看了好一会儿，可那也没用，我们两个的胸脯都平得像一块板一样，我们只在腋窝里找到几根细细的茸毛。哈丽特的腋毛是金色的，而我的是黑色的，像真丝一样又细又软。

“唉，总算有点儿什么了。”哈丽特说，“看来别的事我们还得

再等等。”

鲍奇先生没有让我们失望。第二天我就给他讲了贝拉的事儿，他所做的和我所想的完全一样。他找到贝拉并和她一起去了校长那儿，贝拉给他们讲了所有的一切，甚至连男孩子闯进女浴室的事儿也说了，她只要求他们不要告诉她的父母。我不知道校长说了什么、做了什么，可从那天起，学校里再也没有人对她胡作非为了。有一段时间，她总是跟着我和哈丽特，我们成了真正的好朋友，好得无话不谈，我和哈丽特都敢问她，是不是有了乳房就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女人了？她回答说是的，不过只是有时候，而且做个女人并不总是快乐的。我们当然想知道为什么，可她不愿告诉我们，这让我和哈丽特费心思猜了半天，将来准有什么叫人讨厌、又叫人惊奇的东西在等着我们。后来，贝拉交到了自己的朋友，我们就不常见到她了，我们也就不再去想乳房、腋毛之类的事儿了。

第13章



046



哈丽特住在离卡尔贝格街不远的一幢旧房子里，那幢房子有一个院子，院子里有秋千、跷跷板、一条环绕院子的小路，另外还有一个拍打毯子用的、可以一级一级往上爬的木架，还有一些长条凳，老人们会来这儿消磨时光。所有的这一切都掩映在一棵巨大的老橡树的浓荫里，哈丽特发誓说，这棵老橡树至少也有二百岁了。

秋天和冬天，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的，而春天和夏天，我们和这幢楼里的老人们分享着这个院子。他们在春色初露的时候从幽暗的屋子里走出来，坐在这棵老橡树下，脆弱得就像瓷娃娃一样。他们喃喃地自言自语，时不时用苍白的、像蒙了一层雾一样的眼睛瞥我们一眼。他们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坐在那儿，裹在散发着樟脑气味的旧皮毛衣服里，一双双苍老的眼睛紧紧地闭着，躲避着强烈的光线。他们的嘴张开着，青筋暴起的手在他们凹陷的膝盖上像受了惊吓的小鸟一样地颤抖着。我们其实并不真正注意他们，他们这么沉静，似乎与他们的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彻底地分隔，我们很快就会忘记他们的存在。